

袁序：不做寒蟬

拜讀孫寶玲博士多本解釋聖經及福音書的「品讀」系列作品，認識到孫博士是一位嚴謹的聖經學者、重視宣講的牧者，亦是一位謙謙君子。但當讀到本書時，內心禁不住發出一個疑問：這是我一直認識的孫博士嗎？但亦明白就是謙謙君子也會有耿直、嫉惡的一面。我也擔心即便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，讀者的反應又會如何？

書中提及有關香港浸信會及神學院的事，雖然不知詳情，但從不同渠道的報道，加上自己對其中所提一些事情或人物處事方式的認識，雖不能完全代入想像，但相信離開孫博士所述的不遠。孫博士當年在網誌中將事情公開，我相信他是對事而不是針對人（雖然人與事往往很難完全清楚區分），不涉及個人恩怨或私利；也相信他曾經努力與上層人士溝通，希望事情可以改善，但可惜未見成效。公開事情，只是希望更多人關心和了解，共同努力去改善問題。

教會或教會機構處理歧見、衝突，往往採取逃避的方式。以下也願意分享一個個人的經歷，期待共同學習，作好的管家。同樣也希望大家不要誤會，以為我要針對任何人。

過去多年，本人都被邀於《基督教週報》撰寫稿件（本不想列出週報名稱，但香港只有兩份教會週報，大家也會猜到，所以也不想逃避不談），特別是評論一些時事問題。可能由於言詞有點過激（我個人並不覺得，事實上認識我的人也知道我的性格屬中庸），編輯偶爾會請我或代我修改一些言詞，我也沒有意見。2015年初，《週報》邀請我在「時事透析」專欄撰寫四篇文章。稿件預備於2月刊登。刊登了第一篇後，發現內容對政府有批評的意見，以後三篇均沒有刊出。不是開天窗，而是用廣告取代，亦沒有通知我。事後我向編輯查問，才知道有編輯委員不滿，不准刊登。所謂編輯委員，其實也只是一或兩位而已。負責編輯的同工敢怒卻不敢言。

編輯自然有他的主權，但我不是投稿，而是被邀請撰稿，邀請函也沒有註明什麼規則，或准談什麼、不准談什麼，只是限制字數。不刊登也沒通知或向我解釋，要我主動查問才知悉。經過兩個月，華人基督教聯會當時的主席才親自來向我致歉。當然稿件仍是沒有被刊登便作罷了，以後也再沒有邀請我撰稿，該專欄在當年7月後亦取消，避免將來有同類事件出現。

既然對方已經致歉，我還要多說什麼？我要說的並非是否再邀請我撰稿，我要寫、要人看，現在大可以在網上多個媒體平台發表，所以這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。我只是想指出：怎樣才是處理不同意見最好的方式。

第一、邀請撰稿時，如有任何限制，例如不准批評政府，便須列明。第二、編輯不想刊登我的稿件，應在事前向我提出或解釋，而不是一句交代的說話也沒有。雖然有說已吩咐主編向我解釋，但由於主編覺得尷尬，也說不出什麼理由，所以沒有做到。

最令我感到可惜的是該專欄被取消。香港只有兩份教會週報，雖然讀者不算多，但也算是教會教牧和信徒間彼此交流的地方。對於時事政治，很多時候教會多採政教分離而不談。但我們的信仰涉及生活，生活亦難以離開政治。彼此分享不同意見，實在是一樁美好的事。不邀請我也可以邀請其他人士撰稿，我也樂見此事。

香港近年來言論自由的空間已漸漸收窄。報章、電台或電視一些評論時事的專欄或節目，也先後一個一個地被告知「不再需要了」。這是香港的悲哀，教會是否也要淪落到如此地步？

袁天佑

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

第一部

2006年，自詡已踏進知命之年，我寫了《是他是你也是我》。我當時不知道的是，其實自己對生命的體會極為淺薄。自2006年起，幾次傾側逆轉之後，已未敢言知天命，只能陳述恩典。

《是他是你也是我》出版後，朋友問我：「為什麼寫到1993年從研究院畢業就停了？怎不講下去？」構想這本書的時候，重點是個人背景和成長回憶，希望讀者不限於教會四壁內，所以，書裏出現的臉孔，除了家人，就是環繞求學階段遇到的師友。即便提及教會或神學院的篇章，都只從求學的經驗方面落筆。有關信仰的體會和經歷，也是迂迴間接，點到即止。

從美國進修回港後，重新開始工作侍奉，場所從赴美前的教會（1984-1989）轉到神學

院（1993-2009），再由香港到新加坡（2009-2016）。從中的學習和回憶，已不是記述、注解或詮釋書本上的知識，而是凝視、撫摸和想像個人以至群體的文本，以及其中的傷痕和淚水、盼望與喜樂。

其實，從大學畢業進入神學院就讀的第一年（1981）起，我已逐漸為信仰群體種種現象而困惑。對信仰的體會和思考，不再是團契（浸信會稱為「助道會」）侍奉和帶領詩班那溫馨軼事。近距離觀看牧者傳道、執事領袖，我彷彿從陽光絢煦的花園遊樂場，一步一步走進看似華廈的鋼筋水泥堡壘，逐漸感覺不到陽光的溫暖，眼睛所及，只是讓人目眩的射燈和舞台。我有種詭異的感覺，那些燈光引向的是地牢墓穴，而那些舞台，其實是牢籠——迷醉魅力的牢籠。在牢籠住久了，會以為籠外的人是不正常的瘋子；在牢籠關久了的傳道牧者、領袖和信眾，會逐漸忘記基督的容貌，也遺失了教會的身量。當然，這些體會是幾十年來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。

本書第一部記述的，就是這些記憶和沉澱。

1. 顛覆魅力

(2007年4月15日)

如果不算小時候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日子，我第一次踏足教會是在1974年，那是位於荃灣大河道天保大廈的荃灣宣道會，當時我剛考完第一次中學會考。「荃宣」的牧師是我們同鄉，他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隨國民政府部隊南下撤退的軍官——都乾初牧師。據說他在香港信主，繼而奉獻傳道。牧師孤身一人，生活簡樸，與我後來所見的牧師大不相同。

從今天的觀點評價，都牧師不太"seeker sensitive"。記憶中他每一篇講章都只是重複傳福音的迫切和需要。他鄉音極重，又不會講笑話，真聽懂的不知有多少人。都牧師也沒有「魅力」(charisma)。他身上那套白襯衫、黑領帶和西服彷彿是永恆的，頭上理的是小平頭，鼻樑挺托着的眼鏡，就是今天流行那上框粗下框細（甚至沒有）的那款，只是鏡片特大。每當看見年輕人，都牧師總是咧着嘴笑，一雙眼睛在鏡片後眯成兩條線。另一方面，他對年輕人要求極嚴厲：他不許教會有詩班，生怕年輕人藉唱詩為名，結交異性朋友為實。

你大概會想，這樣的教會還有人上麼？這樣的牧師討人喜愛嗎？據我所知，這所教會的發展一直沒有停頓過；在今天偶爾碰到認識都牧師的人，沒有一個在談及他的時候不是豎起拇指的。

我在 1975 年的聖誕節在荃灣宣道會受浸。受浸前幾天，都牧師帶我到附屬教會的書室，說要送我受浸禮物。記得那並不是辦公的時間，他用鑰匙把書室的門打開，然後指着架上的書說：「你看你愛哪一本，儘管挑，我送你。」我從書架上取了一本新舊約聖經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本的「皮面金邊」，約 A4 紙四分之一的大小。我把它交給牧師，他拿起墨水筆（應該是英雄牌），在上面寫着：「孫寶玲弟兄受洗留念。都乾初贈」。

除了在書室這次，我並沒有機會與牧師單獨談話。我總是在遠處看他，偶爾也聽人談論他。漸漸我對他有一個模糊的印象。到今天，我想我可以為這個模糊的印象找到合適的詞語了——表裏一致（Integrity）。

每逢想起會友對他的愛戴並教會的茁壯，不禁對近年過於強調「魅力」和 "seeker sensitive" 的修辭感到懷疑——牧者必須有魅力嗎？教會一定要 "seeker sensitive" 嗎？

2. 信仰群體的文本

(2007年4月16日)

我雖然在宣道會出身，但比較全面的教會生活，卻在台灣台南市一間浸信會開始。那是坐落於國立成功大學校園內的一所小教會。因為她主要的服侍對象是大學生，所有事工、策劃和發展，每年都隨着學生的來去而起跌和變動。相對於香港那人才濟濟的宣道會，這小教會明顯缺乏人手。我在台的那四年，主日崇拜的人數平均大概不到五十，每逢到寒假或暑假就更冷清。

生命總是不斷叫人驚訝和謙卑；畢竟，生命及信仰並不是填充題，也沒有特定的評分標準。這細小的教會竟然成為許多年輕人成長的沃土。根據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，從這教會出來的，竟有三十多四十位傳道牧者之眾，幾乎是平均每年一人。

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太熱衷「超級教會」(Mega-Church)的討論。你現在大概應該略有所悟了吧？是的，我不打算開展討論，也不隨便予以批評。每個類型、地點、傳統的信仰群體都各有經驗、特色和長短，我只希望牧者在建立教會、制訂策略方向的同時，能夠有多一點神學和信仰的思考，不要太為潮流所拖帶擺弄。畢德生(Eugene Peterson)說的好，如果螞蟻變成獅子般大小會是怎樣的情況？如果大象變得像老鼠般細

小又會如何？這不是倡議「宿命教會觀」，而是說，為何每位同工都要仿效華理克（Rick Warren）？為什麼所有教會都要成為「馬鞍峰教會」呢？

說實在的，我寧願牧養一百到一百五十人的教會。我可以按着羊的名字呼喚他們，而他們也認識我的聲音。他們不是會友，當然更不是號碼；他們是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我的同行者。我以神的話語塑造他們的生命，他們以生命雕琢我的成長。我們一起守望，向這個混沌的社會、國家和世界見證那道。在這個群體中，他們知道、同意、欣然、提醒我是蒙召作牧養傳道，不是行政人員（雖然有免不了的必然責任和事務），更絕對不是 CEO。

過去十幾年，不少教會都失去了道，越見同工渴望當 CEO 多過當牧人，感慨許多信徒看不出今日教會真正的危機是沒道可傳。信仰群體（教會、神學院、機構）賴以勾畫憧憬、框限次序和策略的，究竟是哪一個文本、怎樣的價值？是聖經、教義、傳統，抑或是「有效管理 101」、「成功教會十大要素」、「政黨議程」……信仰群體是否應該重尋那失去了的文本？

在邊緣處，恩典留痕
Markings

作者：孫寶玲

主編：馬鎮梅

執行編輯：李建青

封面及版式設計：陳盼（Pan）

排版：陳慧萍

出版及發行：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新界荃灣橫窩仔街 2-8 號永桂第三工業大廈 2 樓 B 室

電話：(852) 2407 4000

傳真：(852) 2407 4111

網址：www.vwlink.net

版次：2016 年 10 月初版 香港

ISBN：978-988-14207-6-3

cat no.: vwlc-012

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© 2016

©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
ALL RIGHTS RESERVED

巴默爾說：「團體就像個金屬的熔爐；團體代表了不同自我的碰撞，哪裡有因放棄自我堅持而來的痛苦，哪裡就有找到應許的出路。」孫牧坦誠把故事重述，非求個人榮辱的平反，乃是基於愛神學院、愛浸信宗、愛基督教會，才把這些記憶一五一十還原。……對不少求真求是的牧者信徒，本書內容肯定是莫大安慰，因為孫牧字裡行間折射的三一神是公義、信實與賜下意想不到恩典的那位 (the Another)！

胡志偉 |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

香港近年來言論自由的空間已漸漸收窄。報章、電台或電視一些評論時事的專欄或節目，也先後一個一個地被告知：「不再需要了。」這是香港的悲哀。教會是否也要淪落到如此地步？

袁天佑 | 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

看完孫寶玲牧師《在邊緣處，恩典留痕》一書，慶幸終於有人寫出了我想寫但不懂得寫的書。被邀請為這本書作序，是歡愉的榮幸，也自覺有點責任催促。這一類的書，是需要出現的。在這令我們心靈動盪的大時代，希望更多的信徒有份於這不簡單的工程。這本書會是有用的參考。

馮焯文 | 資深神學工作者


德WV
慧LINK
文化

ISBN 978-988-14207-6-3



©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
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
ALL RIGHTS RESERVED